



卖梨

刘澍德



卖 梨

刘 澍 德



章西厓 装帧

卖 梨

著 作 者 刘 澍 德

*

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

上海永嘉路25弄8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94号

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：730×1035毫米1/32 印张：5 7/16 插页：平2 精5 字数：86,000

1963年11月第1版 1963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6,400册（内精装5,000册）

统一书号：10078·2223

平装定价：（八）0.42元

精装定价：（八）0.66元

一九六四年一月卅日

內 容 提 要

本书共收短篇小说五篇，散记一篇，都是反映当前农村现实斗争生活的。《拔旗》通过两个人民公社竞赛的故事，塑造了两个性格不同的人物，张太和暴躁自满，已得的荣誉碰都碰不得，而黄立地失败不气馁，既能联系群众，又能坚持原则，从而表现了他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崇高精神。《新居》描绘了农村阶级斗争的一个插曲，通过富裕中农田喜争夺新屋的场面，反映了生产队长田乐的足智多谋和高度的阶级警惕性。《卖梨》描绘老汉左国出外卖梨的一段遭遇，勾勒出了他处处为公，处处为集体事业而斗争的面貌。《目标——正前方》写的是复员军人范祖农回乡生产的故事；《甸海春秋》反映的是一个生产队长的日常生产劳动；他们的性格虽然不同，但都闪烁着社会主义新人的光芒。

目 次

拔旗	1
句海春秋	31
目标——正前方	66
卖梨	93
新居	127
春雪后	149

拔 旗

上

我們县北部,有座碧云山,山脉从北向南涌起,远看很有气势。在这座名山之下,有两个出名的人民公社:金馬和碧鸡。金馬在山左,碧鸡在山右;金馬是坝区,碧鸡是半山区。落后的碧鸡,拔走了先进的金馬社的紅旗,故事就出来了。

金馬的社委会,設在坝子当中的小山上面,山上松柏森森,村子烧飯騰起的炊烟,就象山上出云一样。在中秋节前后,登上社委会大門的石阶,就会聞到从院里飘来的一陣陣桂子的清香;如果回过身去,看看山下面那一片金黃色稻田,你就会失声惊叹說:“金馬公社真是人杰地灵啊!”

社委会的院子并不算小,因为四面围起新建的楼

房，当門栽起两大蓬龙竹，阶前花台里又长着几丛桂树，就把院子显得紧严、狭窄了。今年的桂花，开得特别茂盛，淡黄色的小花朵，一簇簇、一层层綴滿枝头。一群蜜蜂和一群山蜂，从早到晚在树周围嗡嗡着，忙碌着，随着它們的嗡嗡声，細碎的花朵，小陣雨般洒落到地面上来。

時間刚刚过午。秋天的阳光越暖和，桂子的香气也越浓，蜂子的嗡嗡声越加响亮，显得院子里越发幽靜。

說到清靜，也只是刚刚才靜下来。三四分钟以前，屋子里爭吵声气，差不多把蜂子都吓跑了。

办公室里只有两个人：一位是党委書記兼社主任张太和，另一位是办公室主任兼社办工厂厂长李东云。张太和中等身材，穿一身部队带回来的新軍服。他肩膀很宽，胸部挺出，光光的头，圓圓的脸，年紀不上四十，已經有些发胖了。从他紧紧抿着嘴角，耸起眉棱子看人的神态，可以看出这位主任是自信多于謙虛，猛干多于考虑的。李东云生着白脸膛，細眉毛，高个子。他至多不过二十五、六岁，为了显示老成，上嘴唇留起一抹小胡子。这两个人，一边一个在办公桌边对峙着，李东云似笑非笑地看着对方，因为主任已經从盛气凌人轉为无奈何了。

三年前的张太和，并不象现在这样毛辣辣的。他从军队复员回来，由高级社的支部书记，当选为公社主任，公社党委书记出去学习，他又兼了党委书记。金馬社土地肥壮，过去的领导强，群众觉悟也高，所以在生产上总是名列前茅。太和同志，在抗美援朝时立过功，复员后提升得又快，工作也很顺手，社里又很丰裕，自从农业大跃进以来，县里那杆上游红旗总在金馬公社上空呼啦啦地飘扬着，太和主任指着红旗向大家说：“看吧，红旗在我们金馬生根啦！”他以为天下事不过如此，渐渐地有些目空一切了。殊不料春耕生产略一粗心大意，栽插时间比往年迟了十天，上游红旗就被别人拔走了，而且是叫他平时没有放在眼下的碧鸡社给拔走了。

旗帜社丢了旗帜，已经令人受不了，在评比大会结束后，县委又单为太和开了一天半夜的会。还用说吗，会，当然是整风性的。当时批评太和最辣火的是碧鸡社的书记，他小时候的朋友和老战友黄立地。他知道的透，挖得也深，整得也最痛。他拔走了红旗，还给人抹了一个黑脸，这就激怒了太和同志。他发下誓：一定要夺回丢掉的那面红旗，一定要给碧鸡一点颜色看看。

太和主任的英雄气不上来则已，一旦上来了，是说到哪就作到哪的。今年春耕，遇到历来未有的旱象，秧是抗旱栽下的，保苗时，仍旧没落一阵雨。张太和无昼

无夜地奔波，从这个管理区跑到那个管理区，指出办法，抓紧措施，鼓动社員拿出所有的干劲。另外，因为抗苗保苗需要干部和提水的机器，张太和立刻給碧鸡公社送去一封信。信的内容，第一是向回要人，第二是要抽水机。

要的人是誰？就是现在跟他爭論的李东云。

李东云的爱人阮明华，是碧鸡公社碧云管理区的生产队长。大跃进后，两社搞起社办工业，东云常去碧鸡交流工业技术經驗，便和明华发生了感情。等到談到結婚，問題就来了：阮明华是碧鸡社的主要骨干，大跃进刚开始，碧鸡的生产和工作都評了个倒数第一（下下游），就是社上肯放，她也不能走。她对东云明白地說：“要結婚，你就来‘上門’吧。”李东云虽然认为她不离开碧鸡是應該的，但却反对“上門”。张太和聞知此事，立刻发了脾气，“碧鸡拉小李上門，真是会想高口味！”他指着李东云的鼻子，“金馬这多姑娘你不爱，为什么偏偏爱上那个阮明华！”小李說：“这个問題，我可不好回答你。婚姻法上也沒规定，一个社的男子只許爱一个社的姑娘。”最后，黄立地出面，跟张太和委曲婉轉商量了大半天，李东云才算結成这門亲事（事情經過，容下面奉告讀者）。这是一九五八年秋天的事。

李东云結婚后，就变成两社的社員，对于交流工农

业生产經驗和协作，起了很好的作用。比如金馬抓出什么生产經驗，他馬上就把它摸回去；碧鸡有了什么好办法，他也立刻传过来；金馬缺了什么，他就向碧鸡去找；碧鸡少了什么，他就到金馬來拿。这样一来，两社之間的互助团結就更加强了。去年春耕栽插，李东云从金馬拿来两部他們认为已經不能用的抽水机，碧鸡出錢修理好了以后，抵了很大的事。当时碧鸡让金馬折价出让，金馬不同意，办法跟李东云結婚一样，只作借用。

现在太和主任一翻脸，連人带机器一同要回金馬來了。李东云回来不算，还带回一个漂亮媳妇，一位精明强悍的女干部。

太和很满意，认为自己这一着是“周郎妙計安天下”，不料想，东云回来之后，他不但不称心如意，而且时时感到别扭：在商量工作时，自己认为新鮮、正确还有独創性的办法，李东云竟和自己不是一个調子。他不同意，老婆也不同意；明华一不同意，其他人也不同意了。而且他們的調門竟跟碧鸡的老黄差不多，这，才叫怪事！

现在他們又爭論起来了。

事情是这样：刚才县委发出紧急通知，根据气象预报，最近要起大风和长期的阴雨。各公社要把已熟的

谷子，在风雨未来以前收完打好。金馬公社的谷子，已經大片成熟，應該想出一切办法，突击收割，最好在五日內完成搶收工作。

附帶还有一条：注意不要拋撒，保証顆粒还家。得到通知后，太和呆呆坐在原地，心里真是焦急万分。天呐，五日！站到社委会門口看看吧，从东山脚到大河边，从北面的果树林到南面的大水渠，黃胡胡的一片全是稻谷。这样大的面积，社上只有这多劳动力，五日內怎能收割好呢？这时他才尝到“一步落了后，步步赶不上”的滋味。

李东云来了以后，两个人商量一陣，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。正在苦思苦想，县上打来了电话：为了支援农业，县立中学一千四百名师生，明日清早到公社帮助搶收。今晚务必准备好收割工具，以免浪費時間。

张太和一拍大腿，放开响亮的嗓門：“啊，这回算是得救了！”

可是問題又来了。劳动力有了，收割工具呢？张太和一把抓过算盘，口問李东云，手拨算盘珠，从全社的镰刀总数，除去挑谷子的男劳动，按豆子的妇女，至多能騰出镰刀四百把。他疑心自己打的不准确，让李东云重打一遍，依旧还是四百，至于打谷机，空的一部也沒有。

“东云，咋个整吧？在这搶收的火口上，上哪里去找这五百把镰刀、三十部打谷机呀！”他嘩地推开算盘，感到英雄无用武之地了。

“就是能想出办法，这么多的东西，一晚上也运不来；但是，非现在解决不可，否則浪費人家一千多人的時間，非同小可。”李东云跟上来說。

“我也晓得問題的严重！……可，办法啦？”他向小李伸出了手。

“办法嗎？有！”小李故意頓了一下。“听說碧鸡社收割已經煞尾了，我們只有向……”

太和立刻打断他的話：“你說什么？碧鸡？你真会想高口味！唉唉，碧鸡？……”太和主任說不下去了。

小李知道张太和的情緒，但仍然說：

“在这火烧眉毛的时节，除了向碧鸡去想办法，再沒有第二条路。”

小李說着轉过身按住电话机，沒搖上几下，就让太和的喊声制止了：

“你向哪打电话？”

“向碧鸡，我不怕碰釘子，”小李竭力忍住笑。

“給我歇手！誰許可你自作主张！”

“你不肯打，还不让別人开口，在这时节，只有粮食才是第一等重要，我提醒你！”

“你还讲組織紀律不？啊！”太和的团脸，火烧一般紅。

李东云放下听筒，两个人斗鸡似的对峙着，院子靜下来，秋风从窗口送来了一陣清香，一陣蜂子的嗡嗡声。一只粉色蝴蝶，随着香味飞进屋里来，正在梁間繞着，看见太和奔它走过来，向下一飘，翩翩飞出窗口。

太和不是去抓蝴蝶，他是去抓电话机。

东云认为主任已經想开了，亲自給老黄开口求助，不料他要的是县委会，請县委书记給他指示一个应急的办法。

小李心里說：这个人，办法就是多。

县委书记也是一个大嗓門，太和听了几句，听筒就离开了耳朵：

“……办法有，向碧鸡公社想，他們收割不是已經煞尾了嗎？”声調里夹着笑意。“你又不是不清楚，老黄是肯帮忙的……什么？……你看，你看，这点小事也要县委出面說話！协作嘛，今天碧鸡帮助金馬，明天金馬再帮助碧鸡，团結互助，等价交换，有往有来，無論誰帮助誰，全都是为了社会主义事业。”声調里笑意不见了，“太和同志，我們干革命的人，眼光要看得远些，肚皮也要放得大些！好吧，就是这样，時間很紧迫，你馬上給碧鸡通話，完了把搶收的准备情况立刻告訴我。”

张太和放下听筒长长喘了口气，紧紧皱起眉棱子。迟疑一下，又把双手伸向电话机。他的右手刚刚触到摇手柄，好象碰到火似的，立刻缩了回来……“上山擒虎易，开口告人难”，金马一向只知道帮助别人，很少求过别人的帮助；张口求人已经不是滋味，何况又是向碧鸡，向自己给过颜色看的碧鸡……

李东云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，但他装作什么也没看见、什么也没听见一样。他转过身，面对着窗外，眯起眼睛，一面斜望着偏西的太阳，一面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时间已经不早了，你怎个不给我们留点余地？……哪怕两日都好……阴雨天，你可千万来不得……”

听见李东云的叨念，在他眼前好象忽地刮起一阵狂风。刹时间，树叶乱飞，烟尘四起，一垠子谷子倒伏了又挺起，挺起了又倒伏，谷秆磨擦得刷刷乱响，饱满的谷粒，雨一般洒落在地里……跟着，天也变了，铅色的灰云，转眼吞没了东山，低低压在田野上，几阵倾盆大雨，灌得沟满壕平，一片片谷子，倒伏在水中，成群的蚂蚱，在谷秆尖顶上腾跳，谷穗浸在水里，渐渐生出了白芽……他全身一紧，出了一身冷汗。他随李东云一齐喊出口来：

“对，我们一定要抢在前面！我们既然能战胜几十年没有的旱灾，一定也要让它颗粒还家！”

他抓起電話嘩嘩搖了起來：

“總機！……你耳朵聾嗎！我要碧雞！”

對方答話了：

“噉呀，老張嗎？難得，難得！”對方分明在笑着。“好久沒聽見你在電話上的聲氣了。……老張，你想告訴我一台啥事啊？”

“我嗎，我是說……唔……”心里涌來一陣潮熱，把話給截斷了。他咳嗽一聲，“老黃，告訴你，我們要拔回金馬的紅旗！”

李東云幾乎笑出聲來。這哪里是求助，簡直是向人挑釁，逗人打架。你看，這樣一個壯實漢子，說了這麼兩句話，把臉都掙紅了。

“老張，我們非常歡迎。不過，我告訴你：當初你們把紅旗抬到縣上評比時，旗杆是棵新竹子，插在這里它就活起來了。竹子一生根，可是不好拔啊！哈哈……”

“要拔！生了根我們來個連根拔！”

“好，我們只好準備你來拔啦。你足夠朋友，在下手以前，還給對手打個招呼。就是這台事嗎？好，謝謝你。”

“不不，還有……”太和說不出口，扭轉身來看小李，仿佛求助似的。

“有，就請說吧……唉，看你，兜了一个大圈子，原来是为了这点事……事情虽然不大，老张啊，你可得让我想想，第一，你这是想用我們的手来拔掉自己的紅旗……对，协作嗎，完全对！支持你們！不过，第二，那么多的东西，得动员社員們收集到一起，我怕時間来不及呀……”

张太和听不下去了，把听筒咔嚓一声扎在机子上：

“我就說不行嘛！这才叫‘狐狸沒打着，反弄一身騷’，赶快另想办法吧！”主任团脸上浮着汗光，汗光里面浸着懊丧、恼怒和失望。說完，向墙角里抓起打气筒，給自行車打气去了。把气打足以后，回到屋里对小李說：

“你想出什么办法沒有？”

“有了，碧鸡已經答应了，讓我們晚上派人去运。”

“这才叫胡扯！这是啥时候，你还有心开玩笑！”他把气筒咚的丢在地下。

“你和人家只讲半截話，就听不下去了，人家話還沒說完，你就拍的把电话撂下了，怎个能說別人胡扯啦！人家老黃說：‘张主任真是英雄，求人协作，气魄都与众不同。’”

“这話是他說的，还是你說的？”

“我們最好想办法先把收割工具运来，至于話是誰

說的，等見老黃面我們再對証吧。”

碧雞社是半山區，他們村子並不象金馬這樣，眾星捧月似的圍在社委會四周。收割工具最多的大隊，距金馬遠在百里以上。在這時，最好的辦法是汽車運輸，但公社的汽車，已經調到專區協助運輸去了。

張太和跟李東雲又在面面相覷了。

中

碧雞在任何方面都與金馬不同。碧雞社山多水少，地多田少^①，社委會縮在山坳里，沒有金馬那樣居高臨下的氣勢。公社黨委書記黃立地，也和张太和很不相同。他生着瘦高個兒，長臉盤，高鼻梁，眉毛很濃，眼睛深陷。他一年四季穿着舊軍服，扎着一條布腰帶，衣上沾着油污痕，還透着些機油氣味。為人沉着、冷靜，樸實、和氣。抗美援朝時，他是運輸駕駛員，張太和是押運員，後來，黃立地入了黨，又升為運輸副隊長。復員後，擔任高級社支書。一九五九年春，剛剛擔任公社黨委書記，就遇上了縣上春耕評比，碧雞竟評了個倒數第一。社幹部聽到這個消息後，一個個木雕泥塑一般，挺在地上不動。黃立地緊閉着嘴唇，在屋內來回踱了幾

① 地是山地、旱地。田是水田。